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苇子？不知道。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淀的芦苇收割，垛起垛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



— 学生版 —

名家精品阅读之旅

孙犁小说

主编◇马一夫

吉林文史出版社

孙犁

小说

主 编◇马一夫

副主编◇马海娟

副主编◇臧小燕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犁小说/孙犁著;马一夫主编.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6

(学生版·名家精品阅读之旅)

ISBN 7-80702-409-7

I. 孙... II. ①孙... ②马...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4963 号

丛 书 名 学生版·名家精品阅读之旅

Sunli Xiaoshuo

书 名 孙 犁 小 说

选题策划 周海英

作 者 孙 犁

主 编 马一夫

责任编辑 周海英

装帧设计 岩冰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 李洁华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网 址 www.jlws.com.cn

印 刷 长春市永昌印业有限公司印装

开 本 640mm×960mm 16开

印 张 15.625

印 数 1-8 080册

版 次 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0.00元

书 号 ISBN 7-80702-409-7

孙犁（1913—2002），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荷花淀派”创始人。《荷花淀》、《嘱咐》是其代表作。孙犁的小说秀雅、隽永，有“诗人型和音乐型的小说家”的美称。1977年开始，致力于散文创作，间有评论和小说发表。新时期，孙犁的作品以思想的深邃、境界的超然、文体的创新、艺术风格的鲜明和炉火纯青，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从20世纪40年代起，孙犁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芦花荡》、《荷花淀》、《采蒲台》、《嘱咐》，中篇小说《村歌》、《铁木前传》，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叙事诗集《白洋淀之曲》，通讯报告集《农村速写》，散文集《津门小集》、《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书林秋草》、《耕堂散文》、《尺泽集》、《曲终集》，论文集《文学短论》。



鲁迅小说
鲁迅散文·杂文
茅盾小说
茅盾散文·杂文
老舍小说·散文
沈从文小说
沈从文散文
郁达夫小说·散文
巴金散文
冰心散文
孙犁小说
朱自清散文
秦牧散文
萧红小说·散文
王蒙散文
毕淑敏小说
毕淑敏散文
丁玲小说
铁凝小说
刘墉随笔
张抗抗小说
张炜小说
毕飞宇小说



责任编辑:周海英/装帧设计:



岩冰 设计工作室

E-mail: soulu@sohu.com

— 学生版 —

名 家 精 品 阅 读 之 旅



时代风云的诗性传达

◎马海娟 臧小燕

在1942年前后的解放区文坛上，孙犁以他小说的清新质朴而备受关注。他那弥漫着白洋淀荷花清香，荡漾着冀中平原泥土芬芳的小说和散文，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以他的小说风格为代表的文学创作，也被称为“荷花淀派”。

孙犁1913年生于河北安平一个农民家庭。1933年夏从保定育德中学毕业，1936年到靠近白洋淀的安新县同口镇教小学。白洋淀地区的明丽风光和乡土人情感染了孙犁，也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抗日战争改变了孙犁的人生道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投笔从戎，1939年在晋察冀通讯社开始了报业生涯。抗战胜利后，孙犁回到冀中，主编《平原》杂志，1949年1月天津解放，孙犁随军入城，参加创办《天津日报》，从此五十余年与《天津日报》相依相伴。

孙犁的创作始于抗日战争时期，他曾经说：“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我看到农民，他们的爱国热情，参战的英勇，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的文学创作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孙犁最早的文学作品是1939年写的叙事诗《梨花湾的故事》、《白洋淀之曲》，而成名作则是1945年创作于延安的“白洋淀纪事之一”《荷花淀》。之后他写出了《邢兰》、《山里的春天》、《芦花荡》、《嘱咐》、《采蒲台》等一系列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为背景的小说。建国初期，他创作了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和短篇小说《山地回忆》等，出版了评论集《文学短论》、散文集《津门小集》。1958年结集出版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1956年初夏，孙犁尚未完成《铁木前传》的写作，不幸病倒，此后是“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近20年的时间不能正常工作，也极少写作。“文革”浩劫时期，他受到残酷迫害。进入新时期，孙犁虽然年逾花甲，体弱多病，但他思想活跃，持续写作20多年，共写出120多万字，这些作品收入了《晚华集》、《秀露集》、《曲终集》等10个集子，又称《耕堂

劫后十种》。1982年,七卷本《孙犁文集》出版,2004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七卷本四百余万字的《孙犁全集》。

孙犁创作以文革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小说为主,后期多为散文杂感,其中小说的影响最为深远。他的小说大部分取材于冀中平原的农村生活,通过一个人物、一对夫妻、一个家庭、一个村庄的小故事,反映那个时代令人震撼的暴风骤雨。然而使孙犁战争题材小说独领风骚的,还得益于小说总体上呈现出的以革命现实主义为根基、浪漫主义为情调的艺术风格。孙犁的小说没有浓墨重彩地渲染描绘宏大的战争生活,没有精心组织紧张的戏剧冲突、编织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而是采取避实就虚的方式,间接的、从某个侧面入手,在白洋淀水乡如诗如画的背景上,粗略地勾画那些富有色调和别具韵味的生活片段,浸染或浓或淡的主观情感色彩,用谈笑从容的态度、充满诗意的笔致描摹时代的风云变幻,歌颂白洋淀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赞扬根据地人民,特别是妇女们的英勇顽强和深明大义。他的小说没有大红大紫、轰轰烈烈的苦难艰辛,而是像白洋淀里的荷花和冀中平原上的芦苇那样,清香柔美,婉约流畅,散发着淡淡的幽香,充满了生活的情趣。正如诗人孙敬轩所说,孙犁小说“是云化成的雨,雨织成的云”,篇篇都蕴涵着浪漫主义的情调和浓厚的抒情诗的韵致。

孙犁小说的浪漫主义情调和诗情笔致首先体现在他对根据地人民、特别是农村劳动妇女的诗意描写中。在孙犁看来:“女人比男人更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她们有关,所以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到她们。”而这种崇敬之情使孙犁慷慨地将自己的妙笔献给了那些可亲可敬的劳动妇女。在他笔下,无论《荷花淀》与《嘱咐》中的水生嫂、《芦花荡》中的两个女孩、《钟》里的尼姑慧秀,还是《“藏”》中的浅花、《山地回忆》中的妞儿、《光荣》中的秀梅、《吴召儿》中的吴召儿,都坚贞美丽,活泼可爱,她们对待亲人细致体贴,对待敌人英勇顽强,表现出高尚的情操、刚毅的性格,以及革命的激情、欢乐的精神。她们不怕艰难,不怕牺牲,同男人们一样承担着生活和斗争的重任,坚韧而又顽强!

孙犁刻画人物,总是扣住时代特色,让我们从人物身上感受到强烈的时代气息。《荷花淀》和《嘱咐》中的水生嫂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劳动妇女,勤劳、善良、纯朴、温顺中包含着坚韧,平静下蕴藏着激情。在大敌当前、丈夫出征之际,她虽依依不舍但深明大义,独自承担生活重担,让丈夫安心去打仗。她经不住同伴的鼓励和爱情的驱使,不顾敌情的严

重而贸然前去探望丈夫,显示了她的单纯可爱而又不成熟。但在遭遇敌人时,却显示出了宁愿死去也绝不受辱的坚强决心。最终她带领同伴们“成立队伍”,“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水生嫂终于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锻炼、成长、成熟。小说《村歌》保持了作者写冀中平原农村生活和妇女形象的特点,以晓畅的语言和清新的风格,生动刻画了土地改革时期一个活泼开朗、爽直倔强、能干好胜的青年妇女双眉的形象。她有缺点,如有些急躁、自满和脱离群众,在党的教育下,在新生活的感召下,这个不断努力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终于战胜保守落后势力的偏见,同时克服自己身上的弱点,成为村里的妇女大队长。长工老温(《风云初纪》)在新婚第二天投身军队,正是在个人幸福与保卫国家中做出的高尚的取舍。也正是抗战的烽火点燃了刑兰(《刑兰》)弱小身体中蕴藏的生命热情。是风云激荡的抗日战争,使水生嫂、双眉、老温、刑兰们逐渐成长、成熟。

孙犁笔下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总是借助行动和语言表达出来的。吴召儿只是拿起书来念那么一段,就表现出了她的聪明伶俐;只是飞起一块石头打落一颗枣儿,就表现了她活泼明快;只是向山上一爬,在高峰上一坐,就表现出她的轻盈敏捷;只是把红袄翻过来往身上一披,就表现了这头小白山羊的勇敢机智。对话是孙犁刻画人物的重要手段。他的小说人物对话简洁洗练,富有个性。水生嫂一句“你总是很积极的”传达了女主人公复杂的情感内蕴,既有表扬,也有不满,还流露着一个女人才有的哀怨;“水生,你干的是光荣的事情,我不拦你,你放心走吧。大人孩子我给你照顾,什么也不要惦记。”又显示了她的任劳任怨,深明大义。

孙犁小说最擅长情景交融的诗意描写。景物描写在孙犁小说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它不但在创造环境、创造气氛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与人物的心境、情节的发展相契合,互映互衬,互交互融,相得益彰,相映成趣。小说《荷花淀》一开头,就展示了一幅饱含着诗情画意的风景画、风俗画:升起来的月亮、编席的水生嫂、潮润润的苇眉子、云彩、薄薄的雾、微微的风、新鲜的荷叶荷花香……飘飘缈缈,恍恍惚惚,犹如传说中的人间仙境,女人纯洁的内在美与自然清新的外在美,和谐而又融洽。这一段景物描写,更是一幅意境清幽的水彩画,一首情景交融的散文诗,一曲情意酣畅的田园交响乐,具有净化灵魂的诗意境界。

孙犁的景物描写干净、利索,寥寥几笔,就收到了“意、象”并茂的效果。《纪念》中小鸭家的小院:“两间土坯北房,出门就是一块小菜园,园

子中间有一眼小甜水井，井的旁边有一棵高大的柳树。这些年，每逢情况紧张的时候，我常常爬到柳树上去监视敌人的来路，这柳树是我的岗位，又是我多年的朋友。”寥寥数语，犹如画家笔下的写意画，写出了小院的景致，也写出了柳树与“我”相依相傍的亲密关系。简简单单，清新明丽，多一笔则多，少一笔则少。

孙犁小说多采用散文笔法，截取生活片断，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往往以一条简单的情节线索串联起几个重要场景，用饱含诗情而又灵巧轻捷的笔触精雕细琢，将写景叙事、抒情写人融于一体，从中发掘出生活的诗意和人情美的光华。《荷花淀》以水生参军为开端，以水生嫂的成长发展为线索，夫妻夜话、探望亲人、淀中遇险、伏击日寇、奋起抗战等片段，沿着时间顺序娓娓道来。但在故事发展的各个阶段上又不平均用墨：有些场面工笔细描，有些则是粗线条勾勒，有的只是侧面暗示；作为描写重点的夫妻离别、敌我遭遇、打扫战场等场景，在感情色调上也不完全一样：前面深沉，中间紧张，后面热烈。这种变化使小说形成一种内在的节奏感，如行云流水，自由灵活，避免了平铺直叙、一览无余的弊病。《碑》则用滹沱河作串联，展现了赵老金的变化历程：对敌人的咬牙切齿——送士兵过河——冒险营救撤退战士——固执打捞英雄灵魂，层层递进，自然天成。

孙犁小说的语言简约、抒情，高度个性化和口语化。梁斌评价孙犁的语言“是在古典文学和新文学语言的基础上吸收了广大群众的语言，而且提炼加工得很巧妙，不着痕迹。他的文学语言的特点是便于抒情”。可以说孙犁小说的每句话，都是儿女奉献给大地母亲的抒情赞美诗。孙犁非常重视语言的锤炼。为求得语言的简洁，营造返朴归真、天然的境界，孙犁主张寻找人物“最为特征的表现”，提出要将语言看做“黄金之锻”，千锤百炼。小说《“藏”》写浅花的麻利，用了“疯”、“飞”、“甩”、“扫”等几个生活化口语化的词语，形象生动，极具表现力。

孙犁用诗化的语言、情景交融的手法、散文文化的结构，歌咏他所挚爱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不煽情，不造势，不媚俗，使他的小说充满了诗情画意和浪漫情调。读他的小说，你总感到一股清新的荷花淀的微风徐徐吹来，一股泥土的芬芳淡淡袭来，令人神魂荡漾。孙犁晚年的散文，用历尽劫难和生活磨砺的沧桑代替了早期纯净明快的诗情画意，但在叙述上依然保持着一贯的平静和淡雅。如果说他后期的著述，是火烧过后的舍利，老到深邃，那么早期的小说就是出水的荷花，清新秀美！

目录

1
荷花淀

8
山里的春天

12
麦收

19
“藏”

30
蒿儿梁

39
碑

47
丈夫

53
芦花荡

59
邢兰

65
光荣

79
浇园

84
纪念

93
嘱咐

101
正月

109
山地回忆

115
吴召儿

124
看护

130
石猴

134
采蒲台

142
村歌

154
铁木前传

荷花淀

——白洋淀纪事之一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

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苇子？不知道。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淀的芦苇收割，垛起垛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女人们，在场里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六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

“好席子，白洋淀席！”

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

但是大门还没关，丈夫还没回来。

很晚丈夫才回来了。这年轻人不过二十五六岁，头戴一顶大草帽，上身穿一件洁白的小褂，黑单裤卷过了膝盖，光着脚。他叫水生，小苇庄的游击组长，党的负责人。今天领着游击组到区上开会去来。女人抬头笑着问：

“今天怎么回来得这么晚？”站起来要去端饭。水生坐在台阶上说：“吃过饭了，你不要去拿。”

女人就又坐在席子上。她望着丈夫的脸，她看出他的脸有些红涨，说话也有些气喘。她问：

“他们几个哩？”

水生说：

“还在区上。爹哩？”

女人说：

“睡了。”

“小华哩？”

“和他爷爷去收了半天虾篓，早就睡了。他们几个为什么还不回来？”

水生笑了一下。女人看出他笑得不像平常。

“怎么了，你？”

水生小声说：

“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

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水生说：

“今天县委召集我们开会。假若敌人再在同口安上据点，那和端村就成了一条线，淀里的斗争形势就变了。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地区队。我第一个举手报了名的。”

女人低着头说：

“你总是很积极的。”

水生说：

“我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是干部，自然要站在头里，他们几个也报了名。他们不敢回来，怕家里的人拖尾巴。公推我代表，回来和家里人们说一说。他们全觉得你还开明一些。”

女人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她才说：

“你走，我不拦你，家里怎么办？”

水生指着父亲的小房叫她小声一些。说：

“家里，自然有别人照顾。可是咱的庄子小，这一次参军的就有七个。庄上青年人少了，也不能全靠别人，家里的事，你就多做些，爹老了，小华还不顶事。”

女人鼻子里有些酸，但她并没有哭。只说：

“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了。”

水生想安慰她。因为要考虑准备的事情还太多，他只说了两句：

“千斤的担子你先担吧，打走了鬼子，我回来谢你。”

说罢，他就到别人家里去了，他说回来再和父亲谈。

鸡叫的时候，水生才回来。女人还是呆呆地坐在院子里等他，她说：

“你有什么话嘱咐嘱咐我吧。”

“没有什么话了，我走了，你要不断进步，识字，生产。”

“嗯。”

“什么事也不要落在别人后面！”

“嗯，还有什么？”

“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这才是那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

第二天，女人给他打点好一个小小的包裹，里面包了一身新单衣，一条新毛巾，一双新鞋子。那几家也是这些东西，交水生带去。一家人送他出了门。父亲一手拉着小华，对他说：

“水生，你干的是光荣事情，我不拦你，你放心走吧。大人孩子我给你照顾，什么也不要惦记。”

全庄的男女老少也送他出来，水生对大家笑一笑，上船走了。

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过了两天，四个青年妇女集在水生家里来，大家商量：

“听说他们还在这里没走。我不拖尾巴，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

“我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

水生的女人说：

“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安据点……”

“哪里就碰得那么巧，我们快去快回来。”

“我本来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有什么看头啊！”

于是这几个女人偷偷坐在一只小船上，划到对面马庄去了。

到了马庄，她们不敢到街上去找，来到村头一个亲戚家里。亲戚说：你们来得不巧，昨天晚上他们还在这里，半夜里走了，谁也不知开到哪里去。你们不用惦记他们，听说水生一来就当了副排长，大家都是欢天喜

地的……

几个女人羞红着脸告辞出来，摇开靠在岸边上的小船。现在已经快到晌午了，万里无云，可是因为在水上，还有些凉风。这风从南面吹过来，从稻秧苇尖上吹过来。水面没有一只船，水像无边的跳荡的水银。

几个女人有点失望，也有些伤心，各人在心里骂着自己的狠心贼。可是青年人，永远朝着愉快的事情想，女人们尤其容易忘记那些不痛快。不久，她们就又说笑起来了。

“你看说走就走了。”

“可慌（高兴的意思）哩，比什么也慌，比过新年，娶新——也没见他这么慌过！”

“拴马桩也不顶事了。”

“不行了，脱了缰了！”

“一到军队里，他一准得忘了家里的人。”

“那是真的，我们家里住过一些年轻的队伍，一天到晚仰着脖子出来唱，进去唱，我们一辈子也没那么乐过。等他们闲下来没有事了，我就傻想：该低下头了吧。你猜人家干什么？用白粉子在我家映壁上画上许多圆圈圈，一个一个蹲在院子里，托着枪瞄那个，又唱起来了！”

她们轻轻划着船，船两边的水哗，哗，哗。顺手从水里捞上一棵菱角来，菱角还很嫩很小，乳白色。顺手又丢到水里去。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

“现在你知道他们到了哪里？”

“管他哩，也许跑到天边上去了！”

她们都抬起头往远处看了看。

“唉呀！那边过来一只船。”

“唉呀！日本，你看那衣裳！”

“快摇！”

小船拼命往前摇。她们心里也许有些后悔，不该这么冒冒失失走来；也许有些怨恨那些走远了的人。但是立刻就想，什么也别想了，快摇，大船紧紧追过来了。

大船追得很紧。

幸亏是这些青年妇女，白洋淀长大的，她们摇得小船飞快。小船活像离开了水皮的一条打跳的梭鱼。她们从小跟这小船打交道，驶起来，就像织布穿梭，缝衣透针一般快。

假如敌人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

后面大船来得飞快。那明明白白是鬼子！这几个青年妇女咬紧牙制止住心跳，摇橹的手并没有慌，水在两旁大声的哗哗，哗哗，哗哗哗！

“往荷花淀里摇！那里水浅，大船过不去。”

她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淀去，那一望无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

她们向荷花淀里摇，最后，努力地一摇，小船窜进了荷花淀。几只野鸭扑楞楞地飞起，尖声惊叫，掠着水面飞走了。就在她们的耳边响起一排枪！

整个荷花淀全震荡起来。她们想，陷在敌人的埋伏里了，一准要死了，一齐翻身跳到水里去。渐渐听清楚枪声只是向着外面，她们才又扒着船帮露出头来。她们看见不远的地方，那宽厚肥大的荷叶下面，有一个人的脸，下半截身子长在水里。荷花变成人了？那不是我们的水生吗？又往左右看去，不久各人就找到了各人丈夫的脸，啊，原来是他们！

但是那些隐蔽在大荷叶下面的战士们，正在聚精会神瞄着敌人射击，半眼也没有看她们。枪声清脆，三五排枪过后，他们投出了手榴弹，冲出了荷花淀。

手榴弹把敌人那只大船击沉，一切都沉下去了。水面上只剩下一团烟硝火药气味。战士们就在那里大声欢笑着，打捞战利品。他们又开始了沉到水底捞出大鱼来的拿手戏。他们争着捞出敌人的枪支、子弹带，然后是一袋子一袋子叫水浸透了的面粉和大米。水生拍打着水去追赶一个在水波上滚动的东西，是一包用精致纸盒装着的饼干。

妇女们带着浑身水，又坐到她们的小船上去了。

水生追回那个纸盒，一只手高高举起，一只手用力拍打着水，好使自己不沉下去。对着荷花淀吆喝：

“出来吧，你们！”